「巴勒斯坦爭取入聯對台灣的啟示」座談會綜合討論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間：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下午2：30～4：30
地點：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會議室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牧民／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蔡源林／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透過三位教授從不同層面剖析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問題，增進我們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歷史緣由的瞭解，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對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影響，以及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歐美政治強權與阿拉伯國家，他們在處理以、巴衝突與促進中東和平上的變數與努力。

【與會者】羅榮光理事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宗教因素是造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色列人堅定的宗教信仰，來自於聖經上所描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回到上帝所允准的地方，加上猶太人受到納粹德國屠殺的經驗，致使以色列猶太人具有強烈建立自己國家的意志。巴勒斯坦人推動獨立建國運動的背後，也有強烈的宗教動機，為了奪回巴勒斯坦過去所有的以色列土地，他們甚至願意犧牲生命採取激進恐怖自殺攻擊。相較於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民為了宗教信仰、獨立建國的目標，願意付出生命在所不惜的精神，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意志顯得薄弱許多，不過正因為背後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問題，使得國際社會解決兩者之間的衝突，格外困難。

個人認為台灣的處境其實和巴勒斯坦有些相似，台灣人民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時候，

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民間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聲音，這不只是為了巴勒斯坦人民，也是為了世界的公義與和平。

【與談人】陳牧民副教授

2009年個人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是有關世界上與台灣處境相類似的七個國家，他們如何拓展對外關係或如何加入聯合國。根據統計，國際社會承認科索沃的國家有三十六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者有九十五個國家，承認北韓（聯合國會員國）者有四十一個國家、北賽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僅有土耳其給予外交承認、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有四十五個國家承認。個人在文章中提出一個構想，台灣應該與上述這些處境相仿的國家進行合作，不一定是官方的合作，民間的互動合作也可以。

基本上，台灣政府與巴勒斯坦政府之間應該沒有甚麼特別的關係。台灣若要發展與巴勒斯坦的關係，不應僅侷限於在巴勒斯坦爭取入聯，表達台灣人民支持巴勒斯坦入聯與建國的態度而已，最近英國BBC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向聯合國提出入會的申請後，曾做過一次全球性的民意調查，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達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立場，其中包括中國境內也有超過50%的支持者。或許台灣政府在中國外交打壓下，與這些國家建立官方正式的合作管道有一定的困難，民間研究單位間的互動交流，應該是比較容易。

此外，個人研究也發現，在冷戰時期，不被美國所承認的國家，大多是出現領土爭議的國家，例如：巴勒斯坦是其中的代表。至於，東帝汶等在冷戰結束之後才成立的國家，美國都會給予外交承認。由此可見，美國給予外交承認，或多或少受到之前外交政策的限制，要美國在短期內立刻改變其外交政策，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三十年前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者，大多是以蘇聯為首共產國家或是阿拉伯國家，三十年後不僅國際輿論支持，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也都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由此可見，巴勒斯坦人並不因為外在大環境反對的力量，放棄爭取獨立建國的目標，要不是他們的堅持與不斷的努力，巴勒斯坦三十年前後外交環境不會有如此大的變化。

【與會者】林烱明先生（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由東帝汶（East Timor）爭取獨立的案例來看，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於東帝汶的獨立運動並沒有支持的跡象，直到東帝汶人民在聯合國監督下，利用公民投票表達脫離印尼走向獨立的意願後，美國就改變態度，轉向支持東帝汶的獨立建國。由此可知，雖然印尼的軍方暗地支持東帝汶內部親印尼的民兵團體，一度使東帝汶的政治情勢變得緊張，但是在國際壓力之下，包括聯合國也派兵進駐東帝汶協助恢復當地的和平與安全，結束東帝汶混亂的情勢。

總而言之，要不是東帝汶人民有堅定獨立建國的意志，利用公民投票向國際社會表

達東帝汶人民的心聲，國際社會為什麼要支持東帝汶建國？

【與會者】蘇芳誼副執行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蔡源林教授剛剛提到，以色列所佔據的屯墾區可能是巴勒斯坦和平穩定的主要問題，那麼耶路撒冷城的歸屬，是不是也是一項重要影響整個區域穩定的主要因素？此外，以色列如何處理耶路撒冷城？以及其他國家如美國的態度又如何？未來一旦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國際社會對於耶路撒冷城有沒有一個比較好處理共識？

【與談人】蔡源林副教授

有關耶路撒冷城的處理，不論是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層面，可以由廖福特與陳牧民二位教授來補充說明。個人僅就宗教面來說明，剛才羅榮光理事長也有提及處理宗教問題是相當不容易。但猶太人的錫安運動剛提出時，所謂以色列民族在巴勒斯坦的領土上建立家園與建立國家畢竟是兩件不同的事，直到今日，大部分以色列人已經厭倦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超過半世紀的對立衝突，他們開始提出不同的主張，認為以色列人民應可以與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城內和平相處。

其實，不論是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較激烈的極右和極左派人士均只佔少數，只不過這些人表達的聲音比較大，遮掩了大部分較溫和的以色列人願意與巴勒斯坦人在同一個城市和平相處的聲音，這種溫和理性的聲音在以色列社會內會愈來愈多。最初，聯合國是希望未來耶路撒冷成為一個國際共管的自由城，讓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人士都能到此朝聖，不用去處理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領土的問題。

雖然1967年後耶路撒冷城被以色列所佔領，但一直到現在，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數卻佔多數。此外，巴勒斯坦人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關係，傳宗接代的觀念較強，生育率比以色列人高很多，使得現在居住於以色列、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總數與以色列人總數不相上下。由於居住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數較多，造成以色列沒有辦法強勢佔領，假使以色列社會內部溫和派的猶太人願意站出來，要求政府和平解決與巴勒斯坦的爭端，相信以、巴衝突的化解是指日可待的。

儘管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所產生的衝突對立難以化解，但畢竟宗教所強調的乃是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的精神，仍可運用宗教信仰作為促進和平的訴求。相信對大部分猶太人而言，他們還是可以跟伊斯蘭教徒共同和平居住在耶路撒冷城，以上是個人的看法。

【與談人】廖福特副研究員

對於屯墾區和耶路撒冷這兩個問題，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應該分開來處理：

（一）以色列對於屯墾區的盤算是，只要住在屯墾區的猶太人夠多，人多就趕不

走，土地也就會變成自己的。其實不然，通常領土的變動都是透過土地劃界或是過渡條款來處理，也就是形式上先以政治力來決定邊界，隨後再訂定一個過渡條款。譬如科索沃宣布獨立後，在其境內不可能沒有塞爾維亞人居住，因此面對政治的大變動，最後仍會面臨選擇的問題。以色列人一直移入屯墾區，導致最後問題無法收拾，我認為若是要減少損害，以色列第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阻止以色列人繼續移入屯墾區。其次，以色列可以退出加薩走廊，為什麼以色列無法退出屯墾區？我終究認為這是以色列策略選擇的問題，也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至於，耶路撒冷城的解決是比較困難的。

（二）國際法對於耶路撒冷城的處理，基本上可以將其視為一個緩衝區，既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巴勒斯坦的首都。以、巴雙方必須將耶路撒冷城的控制權釋放出來作為一個國際的緩衝區，這樣問題才能解決。

此外，個人提出下列補充，剛才羅榮光理事長曾提及台灣民間要表態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作法。據我所知，巴勒斯坦推動一個全球性的網路運動——巴勒斯坦一九四（Palestine 194），呼籲全球網友能夠共同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第一百九十四個會員國。也許中國國民黨政府不會表態支持，但台灣的民間社運團體可以發動支持巴勒斯坦入聯的運動，作為要求中國國民黨政府表態是否支持巴勒斯坦入聯？同時，也要求馬英九政府清楚表態要不要支持台灣入聯？

基本上，從各項獨立建國的案例來看，只要有心想要建國的話，時間不是問題，大部分都會成功。萬物皆從零開始，只要能不斷地進步，最後一定會成功的；反之，一旦沒有獨立建國的堅定意志、不想成為一個國家者，就永遠不會成功。在此我強調的是，台灣當前所面臨的不是建國會遇到多大困難的問題，這些都可以慢慢去解決的，只是內部意見出現紛歧，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還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總之，台灣內部必須先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至於國際社會對於台灣人民的決定有何反應，並不是那麼重要。今天有巴勒斯坦的案例，過去東帝汶的案例、科索沃的案例等這些追求獨立建國的國家，一開始不也是面臨重重反對壓力，但他們最後還是達成目標。

【與談人】陳牧民副教授

有關屯墾區和耶路撒冷的最後地位，我認為屯墾區的問題比較簡單，以色列原本就同意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還給巴勒斯坦建國，其實大部分溫和的巴勒斯坦人也接受這樣的安排，雖然此二塊土地佔其歷史傳承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已，所以問題比較簡單容易解決。

其次，按照1947年聯合國的決議是耶路撒冷城實行國際化，但2002年美國提出的「中東和平路線圖」，則主張將較困難解決的耶路撒冷城歸屬的問題，留待最後再決定。聯合國和國際社會過去都有處理類似問題的經驗，以1993年到1995年間前南斯拉夫

共和國境內之「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Bosnia Herzegovina），因境內之塞爾維亞裔不願意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引發不同種族間的內戰，1995年美國介入居間協調後，交戰的三方──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與克羅埃西亞達成協議，簽訂《達頓和平協定》（Dayton Peace Accord）。根據《達頓和平協定》的內容，由波士尼亞裔與克羅埃西亞裔共同組成「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聯邦」（Federation of Bosnia-Herzegovina）以及由塞爾維亞裔組成為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另外波士尼亞境內三族共同居住的城市──布爾奇科（Brčko）則實施國際化。未來國際社會或許會按照這種模式來處理耶路撒冷城。

至於，巴勒斯坦申請入聯對台灣有何啟示？其實台灣加入聯合國這項運動在台灣已經推動很多年，從1993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前後十多年的時間。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是民主進步黨執政，每一年聯合國開議時，外交部都會想盡辦法請友邦協助，從注意「在台灣中華民國」代表性問題、到注意「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代表性問題。在聯合國這麼重要性的國際場合中，我們把台灣問題在聯合國大會時提出，可以獲得很大的媒體效果，凸顯台灣的主權地位與台灣加入聯合國問題。但在2009年馬英九政府提出外交休兵的政策，從此政府就不再向聯合國提出要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值得一提的是，今（2011）年8月中國外交部發表「外交白皮書」，在書中談到台灣當局連續兩年沒有在聯合國提出加入聯合國的議案，卻讓中國視為對外政策的重大成就。

由此可見，台灣社會對於如何加入聯合國的時機和名稱尚沒有得到共識，個人認為即使社會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每一年聯合國大會開議期間，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訴求一定要引起聯合國與國際媒體的注意。曾經有印度的戰略學者親口告訴我，台灣的外交政策自馬英九上台以來，最大的變化就是「親中」，面對這種變化，印度該如何支持台灣？讓我無言以對。總之，台灣的對外策略上一定要改變，否則台灣最後將滿盤皆輸。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2011年中國外交部所發表的「外交白皮書」，將馬氏政府放棄爭取加入聯合國視為其外交成就，這是馬氏政府外交休兵的結果，使台灣的國格、國際空間一再流失，馬氏政府所謂的「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也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馬氏政府的外交休兵政策，不但造成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停頓，也讓台灣的國際地位及主權一再流失。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光靠民間推動的力量是不夠的，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透過民間和政府的相互配合，每年都請友邦在聯合國大會提出台灣入聯的問題，希望被納入成為正式的議程，但都不被總務委員會所接受。2007年陳水扁總統以台灣之名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非法退回，支持台灣的友邦或是沒有邦交的國家都認為聯合國秘書長的作法失當，引起聯合國各會員國的重視。

此次巴勒斯坦申請入聯就是交給安全理事會作決定，而不是交由聯合國秘書長討論

巴勒斯坦是不是一個國家。2007年雖然台灣提出的入聯申請遭到退回，但是台灣問題卻在聯合國大會引起極大的討論，這是第一次國際社會真正注意到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訴求，也是讓國際社會認識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當然可以加入聯合國，並善盡會員國的權利與義務。

台灣加入聯合國，既有利於台灣，也有利於聯合國。我們主張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既然這是一件對的代誌，不管是從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學術研究，或是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下的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組織，面臨多大的困難與挑戰，我們都要堅持到底，只要人民和政府團結一致共同發聲，才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